

我再一次听到了严子陵的呼吸。我曾一个人去客星山。客星山的名字由子陵“客星犯帝座”的典故而来。客星山在横河最西边，长得有些与众不同。它与东边的山似连非连，比东边的山高出些，像一幅书法，结尾一个有力的顿。这个顿，有人说它像一座坟。其实，说它是一座坟是对的。我找不到严子陵的坟，就把整个山丘看作他的坟了。

严子陵本是会稽余姚人。20世纪70年代区划调整，客星山北麓连同我们的祖辈父辈以及这一带的河流、稻田和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都划给了慈溪。我们也就将归葬客星山的严子陵认作我们的老乡了。毕竟，严子陵是历朝历代文人心中的偶像，我们把他认作乡先贤，头上不是多了一圈虚幻的光吗？但是我们似乎只是将他的名字写在了新修的县志里，将他的故事挂在嘴上偶尔向客人炫耀。我们真没干什么。我因为要写一点无用的文字，独自爬上这座外形据说与富士山颇有几分相像的山丘，却只看到了一丛烂漫的山花。严子陵的归处是孤寂的，富春山的约会显然更有些名声，但是，如果不是潇洒桐庐山水佳胜，恐怕也少有人去凭吊一位无用的隐者吧。

这一回上客星山，我约了曾任职横河镇的波若兄，他写的有关严子陵的文章很是精彩。他还请了当地一位黄姓老者同行。黄也是这一带的大姓，黄姓子孙散落在余（姚）慈（溪）各地，黄宗

老蒋是我的好友，一个看着纤巧细弱，其实大大咧咧的女子。别看老蒋从前画国画，如今做设计，平时却是能徒手开西瓜的豪迈女汉子。

就像有些作家不喜欢称自己是作家，而仅仅谦逊地要一个“书写者”的名号那样，老蒋从来不说自己是画家。她扭扭捏捏：“我就是个画画的，一个绘者”。但如今，她颓丧而落寞地表示：“有年头没拿真正的羊毫画笔了，真是连绘者也算不上了！”

说实话，有时候一笔画一画辛苦绘画，追求艺术的，还没有“咔嚓咔嚓”快意拍照的赚的钱多。老蒋几年前出于“为稻粱谋”的目的，万般无奈地改行当了服装设计师。那以后我看她身上的行头是一天比一天花哨、古怪、新潮，但人似乎就没有从前那么快活了。而我要是问她：“你就真不画了，那么多年的‘幼功’就不要了，就真的忍心这么荒废了？”她总会略有所思，定一定后回复我：“纯粹靠画那种古典的人物工笔，我真的过不上今天这样的生活。商业社会，我这个俗人也只能庸俗掉了。而我也不愿意去画那种机械运动似的酒店装饰画么，那根本不是创作。”说到这里，老蒋的眉头掠过一丝罕见的幽怨。这么多年朋友不是白当的，我知道，这抹表情的背后有她对绘画曾经沧海的深刻感情。

多年以前，在我的恳求下，她曾给我绘过一幅工笔“增寿救度佛母”像。也即观音的化身“白度母”。那是画在布上的着色工笔画，极费心思，也极见功力。这以后，我也常半作真半玩笑地“揶揄”她再给画一幅，甚至主动退而求其次：“再给我画一幅吧，就白描，不着色！”她不响，却也不拒绝，似乎在考虑什么。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必定是转了话题的。我知道是故意的。也许她是想起了当年学画的时光，心里难过吧。于是我也只能知趣地不再提这一茬了。

老蒋的那点小情绪，我时时记挂在心头。一次我在网上发现了国画大师王叔暉一套八本的古典连环画珍藏集，觉得她见了一定欢喜，就订了两套，一套直接快递给老蒋。本以为就她这性格，隔天保准会给我来电话，想不到老蒋这回沉默了好几天。后来还是我打电话过去时，她才慢条斯理地提起：“那套连环画挺好的，谢谢你啊！”说这话时，她的语气真诚却也优柔，似有心事。

西塘的印象，或许就是这样，秀美恬静……

至西塘，已近黄昏，在景区下榻的旅店边有一家西塘小饭店，于是入内，大快朵颐之余，隔窗赏夜景，屋外的雨点由细变密。

夜色笼罩的西塘，景致颇为迷人。大红灯笼高挂，红纱飘飘，人们挽手缓行，或驻足拍照，雨中的河岸氤氲朦胧，如诗如梦，人处其间，恍然桃源，不知是人在画中游，还是梦在水中飘，好一座千年古镇。

走走看看，不经意间，来到了一条曲长的小巷——塘东街。巷口开着家“方方圆圆”手工艺品坊，妻子埋头挑货，一段曲调悠扬的吉他声从巷子深处飘了出来，继而是激昂的爵士鼓声，循声而入，但见酒吧林立，或大或小，一字排开，且各具特色，唯一相同的便是酒与音乐乐。廿岁左右的帅哥靓妹充当服务生，站在吧外，或笑脸相迎，或甜言相邀。有一家酒吧，还表演西塘版西游记，舞着金箍棒的“孙悟空”为客人送酒，逗游人一乐。而另一家酒吧，一大帮年轻人

羲出生地黄竹浦可能是较大的一支。老黄带我们上路，熟门熟路。走到山脚，有黄墙建筑，是未批准的寺庙，自名“报恩禅寺”。老黄告诉我，这里原有纪念严子陵的建筑，旁有小池。据史料记载，南宋时这里建有客星庵，还有子陵祠。现在的人在这里建一座寺庙，说起来也不是特别不靠谱，虽然这寺庙与严子陵没有什么关系。

老黄走山路像在他自家一样，边走边指着，大声说着，他小时候这边还有牌轩，很气派。他说是墓道牌楼。他将千年大樟树和子陵墓的被毁并列为他记忆中最重大、最疼痛的两件事。老黄涨红着脸比划着说，三个成年人合抱都抱不过来的老树，被生产队锯了，换了1500块钱。墓道的石材被砌在了农民新屋的墙基里，连石碑都不放过。波若兄说，他还知道一户人家去过猪圈里有半块“禁止樵牧”的石碑，以前是将它做了猪圈的半边围栏，现在藏起来不肯拿出来了。

严子陵的墓曾稳稳地坐在两座山的中间，往前看，视野相当开阔，是个好地方。南宋理学家孙应时的家就在客星山对面，他写严先生墓“据峻径，俯长川，以望东海”，应当是大体不错的。两千年前这里还是汪洋一片，“望海听涛”应是那个时候客星山的写照。老黄指着脚边的一小片地，说这里就是严子陵墓所在的位置……他的后半句话被一阵尖厉的声音吞没了。我们往下看，山北百米开外横空竖起的高架桥上，两

我知道老蒋从小学画画比别人艰难。因家境不好，支持女儿的父母是借了债供她学画的。她小时候也是真心喜欢绘画。考美院那会儿，灵魂出窍一般用功地画。那时候可能也是年轻吧，竟也并不觉得怎么累，还越画越起劲。我想，当你真正喜爱某门艺术的时候，为它辛苦，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了。可惜后来……

那天，我请老蒋一起喝茶。和往常一样，两人先是没心没肺、嘻嘻哈哈说了很多别的事。然后自然像是避不开一样地，就提到了绘画。她的面色就此不自觉地凝重起来。手里将不锈钢小汤匙伸在咖啡杯中一下一下地转着圈。我说你即便是将画画当成业余爱好，也可偶尔提提笔呀！就算是怡情养性了呗！她叹口气，说：“不是不愿意画，是禁不住画着画着就觉得挺对不起自己的。吃辛吃苦，当年几乎是整个人浸在水墨中啊，可学了那么多年，结果还不是功亏一篑，有头无尾。”我劝慰道“这也不是你情愿的，我看你床底下那一大箱一大箱的画册画本，到底还是舍不得丢不是？”说完这句话，我抬了一下头，看见老蒋眼中有明显的泪意。

她也不掩饰，用纸巾抑了下角，并没有就此打住话头：“知道吗，我一直在琢磨你说过的那句话，我难道真的就这样废了自己小时候那么多年的努力？其实，我发现事情远比你说的还要可怕！我怕，我怕我再不画的话，总有一天我废掉的不是我一手作画的本事，还有我对画的那颗心……”

我和她都沉默了。不知还要说什么，还能说什么。虽然静得很尴尬，总算是喝完了茶。她抬头对我笑了笑：“你刚才说是你请客的咯，那你买单。”我被她逗乐了。

从茶楼出来，她凑到我耳朵边：“我最近有空，帮你画幅仕女图怎么样？”我大惊喜大喜：“好呀，恩，那我要一幅林黛玉”。她点头，然后冲我挥手、告别。而我终于又忍不住回头，冲她喊：“好好画，别忘了帮我把林黛玉画成王凤姐的样子哦！”她这下笑得都有些弯腰了，同样大声又有些夸张地回应了两个字：“遵——命——”

朦胧夜色下，我一个人步行回家。想象着那家伙红袖素手调丹青的样子，就觉得真美好啊！那才是我认识且从心里欣赏的那个绘者老蒋么！

相聚在弹簧舞池，激情嗨翻着。几家鱼疗馆、西塘特产店安插于酒吧之间，鱼疗馆内零星坐着几位客人，手上玩着免费的WIFI，脚下享受着鱼儿的亲吻；特产店生意也不错，来自各地的游客排队买灾实糕，灾实糕是由灾实粉加蜂蜜手工制作，糯糯的、甜而不腻。我也买了几盒。

次日，于鸟鸣声中醒来，雨已停，再探西塘。清晨中又是另一番景色，薄雾缥缈，小桥流水人家。两岸粉墙高耸，瓦屋倒映在水面，一座座小石桥架于水面，古朴的商铺在晨曦中悄悄地打开门扉。背着挎包或挂着相机的游人慢慢多了起来，河中的乌篷船也或单或群地摇曳着闯入我的视线。不远处炊烟袅袅升起，朴实的村妇于河畔浣洗。于是，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这是多么和谐，俨然一幅活生生的江南水墨风情画，令人心向往之。

路过昨夜夜的塘东街，此时的老街正甜甜地酣睡着，所有的酒吧归于静谧，只有我们几位游客穿梭其间。晚上没注

列动车相遇，各自发出的吼声叠加在一起，震耳欲聋。这是高铁的声音，21世纪的声音。列车像风一样快，车厢里人们享受着现代化的舒适快捷，愣是把噪音留给了两旁的青山白水。现在的客星山已经不再是宁静之处。客星山的上空白云悠荡，子陵先生的灵魂也许早已迁居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另一朵白云的下面了。

老黄陪着我们上到两山之间的高

【思想散墨】

子陵风

方向明

处。向南望见另一个城市余姚。说客星山处在两城之间是不会错的。余慈两地的人们都将子陵先生奉为自己的乡先贤，都以子陵先生为荣。20世纪50年代，这一带曾有一个跟严子陵关系密切的名称：高风乡。在望得见两城的山间高地上曾有一个高风亭。在“运动”中这个高风亭也未能幸免。前几年有人发心重建了高风亭，在世时间更短，只留

在了少许几个人的记忆里。与这种现象不一样的，无论哪朝哪代，严子陵的名字却一直被后世的读书人记着。中国人喜欢将读书人称作“士”。西方有另外的名称，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好，士也罢，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本来的最高使命是守护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用当下语汇来阐释，严子陵便是精神家园永恒的守望者，是历代读书人心中的精神坐标。或许，两千年前的先哲

早就演绎了近现代知识分子渴念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独立，历史上真正能做到的少之又少。西方暂且不说，就说中国。中国的读书人之没出息，便是见了皇帝忍不住要磕头的那一份贱。中国的读书人很不幸，似乎是胎里带来的，都有做官的冲动，已经种下了病根。这样的历史传统里，却有一位高士，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

【诗画印象】

一朵云

图：吴蒙棣 文：吴百星



看到这个标题，有些读者会疑虑：仇繇国是哪个国家？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灭亡的？

这是一个提醒人们“见得思义”的典故。虽然时间已过去了一千多年，但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春秋时期，晋国的旁边有个国家叫仇繇（在今山西孟县）。当时，晋国的执政大夫智伯瑶想攻打它，但苦于仇繇国地处偏僻，道路险阻，战车无法通行。经过一番思虑后，智伯瑶命人铸造了一口钟送给仇繇国的君主。这种非常大，要用两辆车并在一起才装得下。而仇繇国必须削平高地，填平深沟，修筑一条大道，才能将大钟迎进来。

仇繇国一个名叫赤章蔓枝的大臣，看穿了智伯瑶“予欲取之，必先给之”的计谋。他劝国君不要接受这件礼物：“只有遵循常理才能安定

国家。我们凭什么能够从晋国获得这么贵重的礼物呢？智伯瑶为人贪婪而不讲信誉，一定是他想吞并我们国家，又碍于山川险阻无法进军，使你不得不修桥铺路来迎接大钟。这样，

【四明杂谭】

仇繇国灭亡的启迪

杨新元

他的大军就可以尾随而至。”可国君听不进忠言。过了一会，赤章蔓枝再次提醒他，国君就烦了，说：“大国主动跟你交好，而你却拒绝人家，这太不吉祥了。你不要再说了。”赤

肩。青石板铺就的路面，斑驳的墙体，两两相对的临街楼屋近在咫尺，往上望，是一条狭长的天空，而下面便是“西塘一线天”。我想，若对面邻居掀起竹竿，就可相互晾衣晒被，打开窗户就可倚窗谈心，构成了一道别致的古镇风景。

【人在旅途】

西塘印象

方颖谊

行走西塘，曲曲折折，总能发现深藏的意外之美。宅弄深处，曲径通幽，不知深几许，行至尽头，却又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仿佛穿过它就能闻到沉淀在时光里的醇香。

西塘是西塘的主街，呈东西向，分上下两段，最小宽度仅可容一人挑担换

清，泥涂轩冕。这在一个以是否为官、官阶高低为标尺衡量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政治生态下，何其难得，何其可贵也！

或许，严子陵的意义不是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没做什么；不在于“归隐江湖”，而在于“得圣人之清”，完成人格，使贫夫廉，懦夫立。许多有良知的读书人，内心里仍保留着做独立自由之“士”的志向，但现实中做不到，于是只能在心里向往。而一旦遇见了历史上居然还有这样一位高士，这些读书人除了崇敬，还能做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波若兄指着东边的一垄山说，这一带有许多汉代古墓。指着西面高耸的客星山说，上面有一个高台，很开阔，以前（也是宋朝）建过高节书院，后在明朝时被拆去修了三山所。其实，这些有形的东西，书院也好，亭阁也好，墓冢也好，刻着“何处是汉家高士，此间有天子故人”的石牌坊也好，大多经不住时间的风吹雨打。唯有无形的东西，才能长留。严先生的精神绵延不绝，长流在历史的河里。是否借了范仲淹的文名，也不好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范仲淹是严先生最重要的“粉丝”之一。

据说，范仲淹写《严子陵先生祠堂记》时，先写了“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后来才改成“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孔夫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之德，就像风那样。那德字改为风字，实在是

精妙之笔。钱穆先生也曾讲到此事。他说“在严子陵本人当时，只是抱此德，但经历久远，此德却展衍成风”，故说“德字不如改为风字，更见深意”。

德，本来是个人之德，在社会上、历史上展衍成风，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所谓的移风易俗，就是圣人贤人之功。钱穆又说为什么孟子只说伯夷之风、柳下惠之风，不说当时同时代的高官伊尹之风呢？“在事功上有了表现的人，反而对后世的风力少劲。因事功总不免要掺杂进时代、地位、机缘、遭遇种种条件，故而事功总不免滞在实际中，反而无风，也不能成为风。”史家钱穆，总有过人之说。

范仲淹为严先生所建祠堂，在历史上多次被毁。然而范仲淹那篇著名的《严子陵先生祠堂记》，连同他为求字写给当时的书法家邵铤的信，也都流传了下来。范仲淹求字信中说：“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枉神笔于片石，则严子之风，复于百年未泯，其高尚之为教也，亦大矣哉！”

下得山来，汗淋漓，车子路过一条河。老黄指着河边说，那棵换了钱的三人合抱的大樟树原来就在这里。我们下车。脚边是一个河埠头，水面下晃动的居然是刻着字的残碑。细辨，有三字：護客星。不知此三字在时间的水里，存留了多少年。“護”现作“护”。用手“护”之，以言“護”之，不如以心。当我这么想的时候，一群鸭子无声地在河面游过，留下一片水纹。

一朵云	
一朵优雅的云	
翩翩起舞七十二峰	
飘飘忽忽八百里群山中	
一朵云	
曲径幽谷沉浮从容	
悬崖峭壁拂袖长空	
一朵优雅的云	
读遍草木枯荣	
一朵云	
一朵轻盈的云	
无牵无挂七十二峰	
自由自在八百里群山中	
一朵云	
不求雷电轰隆隆	
但愿采得一抹霞红	
一朵轻盈的云	
阅尽山水葱茏	
一朵云	
我是一朵云	
朝朝暮暮	跟随风

筑了一条迎取灭亡的大路。这个典故告诉我们，人的一个重要品格，就是戒贪，要见得思义。在利益、诱惑面前，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从受到不受，就在一念之间。而这一念的距离，就是天堂与地狱的距离。古语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太重要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学会把利益放在道义这个向度中进行审视，看看自己是否有理由得到这个利益，并由此做出选择。“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如果感到自己无功受禄，是没有理由得到的利益，那就是负价值，是不应该获取的，就要果断拒绝，转身离开。如果是合理的利益，那就是正价值，是应该获取的。因为，利益对于人的意义，应该由道义来判明。这就是仇繇国灭亡的教训给我们的启迪，不知大家以为然否？

细细的涟漪，远处不时有扁扁的渔船吱吱划来，带出条条狭长的水花，此时，隔壁店上传出了委婉动听的江南小调，好惬意！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有声。”这是如诗的江南给文人墨客的印象。江南，总是离不开水的影子。而水，恰恰是西塘的精灵。西塘那水一般的恬静悠然，水一般的清新温润，是最具魅力的符号。脑海中浮现的“西塘”、“水乡”这样的字眼，在我心中便是水的梦影，空灵而实在！

西塘人的生活是精典典雅的。因为不仅是那些名门宅第，就是普通的民居宅院，也是经过精雕细琢的。房梁、窗格、门柱，都刻满了花草鱼鸟等图案，秀美中透着古朴，多姿多彩；有些人家的房梁上，还雕了古典名著、神话传说等图文，凝练的刀法，清丽的风格，映现着丰富的生活，这些看似简单却包罗万象的艺术瑰宝让人叹为观止。

一马平川的西塘，是江南水乡的一方宝地，更是释放压力的净地。这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所向往的？